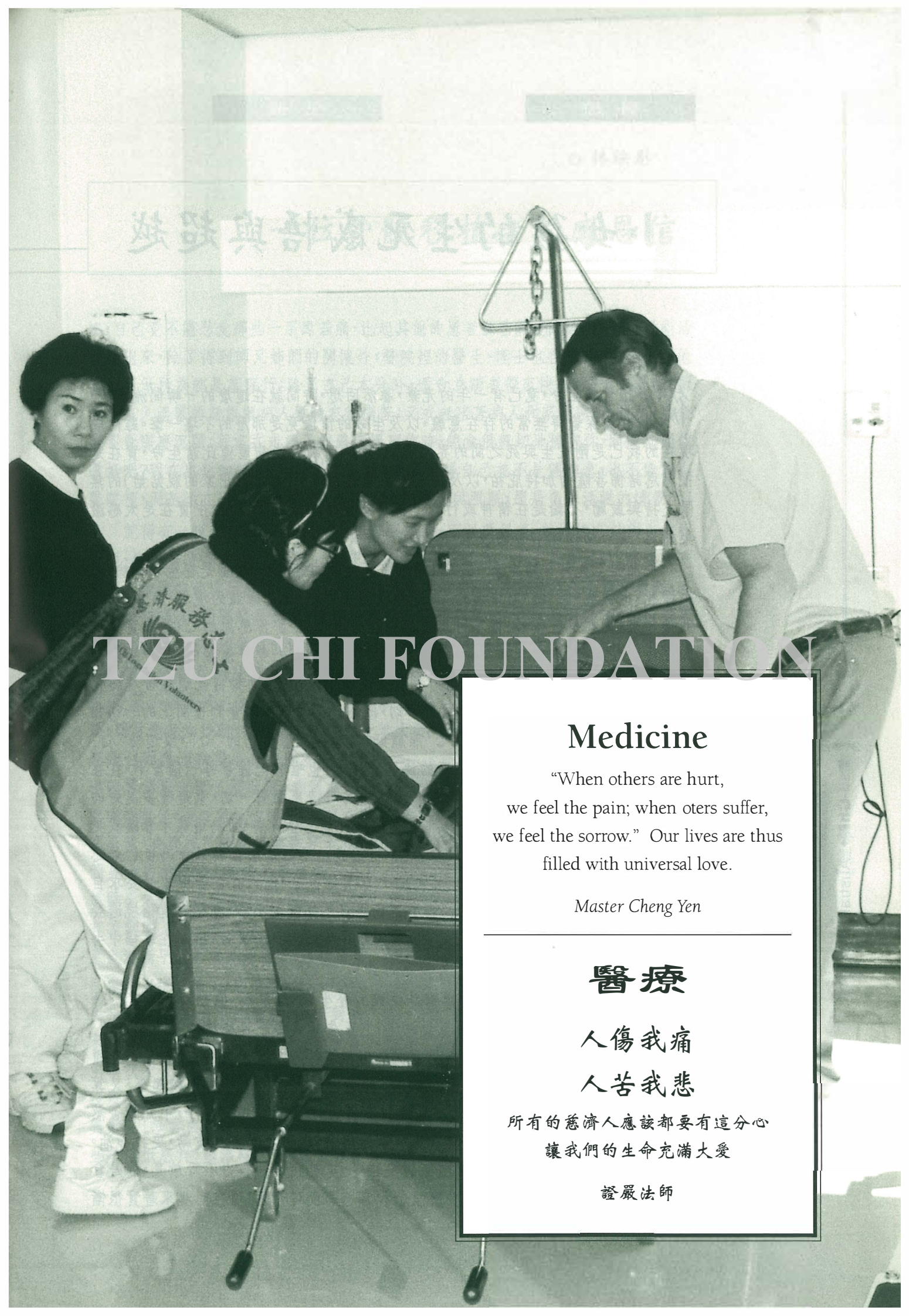




TZU CHI FOUNDATION

Medicine

“When others are hurt,
we feel the pain; when others suffer,
we feel the sorrow.” Our lives are thus
filled with universal love.

Master Cheng Yen

醫療

人傷我痛

人苦我悲

所有的慈濟人應該都要有這分心
讓我們的生命充滿大愛

證嚴法師

小女孩的生死感悟與超越

諸位菩薩大德們：

阿彌陀佛！

從移植骨髓至今，竟已有一年的光景，暮然回想，時間就在這麼的一瞬間流逝了，讓我深深覺得無常的存在意義，以及生命的價值竟是那麼的不堪一擊。雖然說現在的我已是剛從生與死之間的界限逃脫出來，而讓我能夠重獲此新生命，實在是很感恩諸佛菩薩的加持庇祐，以及諸位師兄姊們和師父（彤彤已出家的親姑姑）的無限支持與鼓勵，不論是在精神或行動上都那麼積極地成就著我，心中實在是太感激與感恩，這一切因緣和合的促成，回想起來著實是不可思議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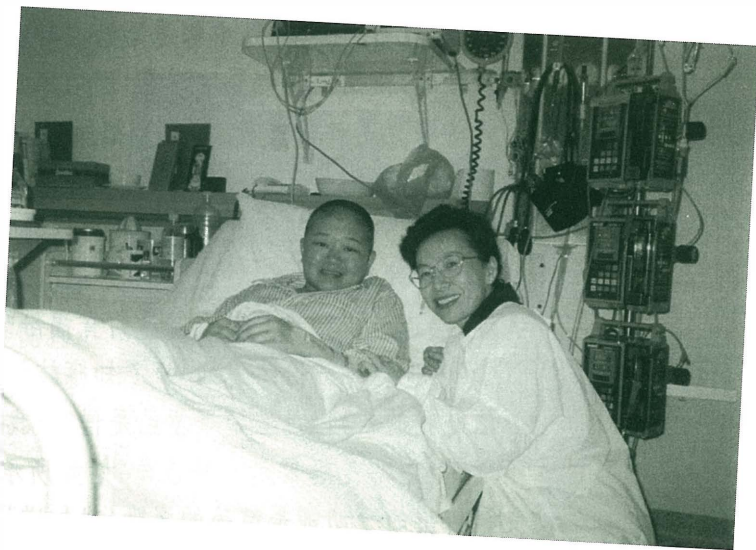
從開始至此時一路走來，心中很是感慨著生命的無常，一切都是在生、老、病、死中掙扎，也從成、住、壞、空中渡過了。這種種因緣和合，緣起緣滅的境界，品嚐起來、回味起來，實在是很微妙、很不可思議的一種心境，心中那份感恩的心，著著實實填滿在我心深處。想到從生病至今，無論走到那裡，總會有一雙雙溫暖的手、一顆顆關懷的心來幫助我渡過此難，一路指引著我從逆境中走出來。而如何把這種苦境轉化過來，讓自己活得更自在點，更能放下一切，也讓自己從苦中體會到世間上的一切物質享受只是個夢境，唯有把這份“心”照顧好，時時觀照著自己的“心”，讓這份“心”清靜無染著，輕安自在的，那是多麼的法喜充滿呀！也唯有把握著每一個當下，在在處處地珍惜每份因緣，心裡常懷著慈悲與感恩的心情來面對一切，竟是種多美好的喜悅呀！從點點滴滴中回想起來，有時真是很感激自己會得病，因為這樣才會讓我更成長一些，更能經得起種種的磨練與挫折，也讓自己不再那麼自私只會為自己著想而已，而會想到如何去利益、方便別人，與大眾廣結善緣。也只有從苦中才會要求自己更精進，常會鞭策自己不可怠惰。其實也覺得自己福報蠻不錯，竟能有這種境遇發生在自己身上，心中很是感恩的，也唯有從苦境中去修、去做、去行，比起在享福中去做、去修和行都會來得刻骨銘心、印象深刻些。

放眼觀看著這娑婆世間，到處都是災難的發生，小至車禍、偷劫，大至水災、地震，這種種的示現，無不是都在現身說法嗎？它正告訴我每一件事情的發生都是苦、空、無常、成、住、異、滅的境遇，只是看我們如何把這份“心境”給安住，讓自己不再隨著境界所轉。所以回想起來，我這種“病苦”與這世間上種種的苦難比較起來，又算得了什麼呢？想起在住院期間雖然有種種的不適應，好像很辛苦的樣子，不知是否熬得過去？但是在我身邊卻有更多無數隻的手伸出來，給予我支持和鼓勵，要我加油。我還記得雅瑩師姊和甘師兄去醫院探訪我時，一定要我加油努力不可放棄，總是會逗我開心渡過痛苦的日子，我是多麼懷念和感恩那段時光呀！現在想起來著實很慚

一位骨髓移植者的感恩信

愧，自己竟不能忍受那些一丁點苦痛，比起其他的患者自己算是幸運的一個，還能活著走出來，除了得到師兄姊們的關懷外，醫院裡的醫生、護士也在為我現身說法，他們的所做所為都是菩薩行：除了盡己本分外，還會為病者帶來快樂；給予患者安慰；說些讓人溫馨的話語讓病人暫時忘卻痛苦；又或者陪著病人和家眷聊天、說笑，讓氣氛不會那麼沉悶；每當在走廊上或路旁遇到你時，總會很親切地擁抱你，關懷地問你還好吧？現在感覺如何？這種種的無畏施，讓我覺得自己並不是個病患，也不像住在醫院裡，而是活在一個大家庭中，彼此互相的關懷與照顧，那是多麼溫暖的情景呀！

記得有一晚，雙腿不知何故無法動彈又沒力，而且還很痛，就好像有針刺入你的骨頭，痛得無法忍受，起初我就一直忍著不說出來，以為一下子就會好的。那時我是在四人合住的普通病房內，為了不想吵到其他人休息，就沒驚動護士小姐來看我，可是越是拖得久，雙腳越是刺痛，連腳板底也連著痛起來，我越想越覺得不對勁，就趕緊按鈴叫護士，告訴他我的情況，等到他了解情況後，就給了我鎮痛藥吃，我也以為過後就會沒事了，護士還說會叫值夜班的醫生來看一下，叫我稍為忍耐。但是越等越久，雙腿不但沒減半分痛楚，反而痛得更劇烈，甚至連雙膝和雙手裡的骨頭都刺痛起來，而且還無法移動，我就再也無法忍受地大哭起來，說：「我實在是沒辦法忍受那種痛楚。」而護士就很焦急的邊安慰著我，邊趕緊請醫生來了解狀況，看到護士們愛憐的眼光，很心急地心情，還一直在慰問著我，我那種苦痛就好像是發生在她們身上般的心痛，讓她們難過與不安。等醫生來到後也檢查不出一個結果，唯有等到明天照x光，而我也因為哭得太累也漸漸平靜下來就睡著了。這種情形反覆的出現好幾次，痛一陣，停一下，醫生也無法估計出了什麼狀況，但對我來說這就是業障現前了，在這苦境當中讓我受苦了苦，業就消一些罷！過後沒幾天，這些骨痛也自然地消失掉，搞得醫生也莫名其妙呢！每當回去醫院時，護士總會關懷著問我：「雙腳還痛嗎？哪兒有不舒服？」那些神情很慈祥、很溫暖人心，讓我深受感動呀！



說實在的，能夠找到骨髓的這份緣起，首先我最應該感謝的是翁彩鸞師姊，當初要不是翁師姊幫我引見李政道博士、千惠師姊和林信義師兄，我是沒機會做移植骨髓呀！如果沒有這份緣起，又怎麼會有那接踵而來的援助呢？就因為翁師姊有著那份憐憫心，才讓我有份希望存活著。另外要感激的是千惠師姊，在我做了移植骨髓之後，確實是需要一個寧靜的地方修養，千惠師姊她很慈悲的立刻讓出Dural的居所好讓我能夠安心的靜養，而毫無掛礙所面臨的問題，也幫忙我省卻了很多費用。她們不但出錢的救濟我，且還提供她們所擁有的一切來支援我，這種奉獻的精神就是菩薩的化身啊！還有其他許多師兄姊們的付出，彤彤無法一一的訴說出來以答謝您們，但可以肯定的，您們的恩惠彤彤永遠都會銘記在心裡深處！很感恩您們的愛護、關懷與種種的支助，我會好好的珍惜這份不易得來的因緣。

另外我必須感恩的就是姑姑，一路走來是姑姑陪伴著我，面對種種難關，伴我渡過種種困境，以及幫我解決所面臨的問題。是姑姑把我所有的一切困難都挑負在自己的肩上，讓自己承擔著每一份困苦。在未做移植之前，我所遇到的許多波折和打擊，差點讓我承受不了，是姑姑拉我一把讓我慢慢的重新站起來。當時彼此的心情都是非常地沈重與絕望，還有很多事情姑姑都不想讓我知道，原因是不想加重我的壓力，而寧願把一切往自己身上堆。在住院時姑姑無微不至地細心照顧我，我都能深刻體會到，在行、住、坐、臥中都是姑姑在料理：是她幫我換洗衣物；為我準備飲食；陪我到處散步；夜間伴我在醫院過夜；那怕那只是張小小的床鋪也已足夠，而且也不害怕別人的眼光是如何的看待。她只把所有的重點與希望都集中在我身上，當看到我痛苦時，我知道姑姑的心也跟著痛，她都會默默的為我誦經，祈求佛菩薩的加持。姑姑對於我的疼惜、厚愛和關懷之情我可以肯定的說，絕對不會少於我的父母親，甚至於比我父母親來得更多，在我最需要得到支持和鼓勵的當時，姑姑就一直默默的陪伴我渡過。這一切對我來說是何等的有福份呀！竟然要姑姑為我做種種事情，心裡著實很愧疚，也存著一份感恩的心，不知應該如何去報答這份恩重如山的恩情？試想想她雖然是我的親姑姑，但她畢竟已是僧寶，我是不應該把事情牽扯到她的身上，但她並不懼怕，為的是想救起一條性命！姑姑所承受的傷害與打擊，相信不會比我少，所忍受和付出的一切卻是何等的多呀！我知道姑姑所付出的心血，任勞任怨的安排，而在背地裡卻吃盡了許多苦頭是我所不知道、所不能想像的，因為她從來都不會讓我不知道。這種種犧牲與代價，姑姑卻不以為苦，不認為是種包袱，那份慈悲憐憫的心腸使我深深感激，也是我無法能償還的。面對著這份恩情，讓我對她更加的敬仰與尊重，姑姑真的很謝謝您伴我走著這條坎坷的路途！

再者我所要感謝的就是那位警察叔叔，雖然彼此未曾相見過，但是現在在我身上所流的血液卻是您的，是您把我從生死中解救出來，也只有您才是我唯一的希望，讓我獲得重生，在這世界中相信再也找不到任何一個人能讓我再度重生。想想這份因緣，您我之間必然在往昔中結下了一份很深厚的善緣，而叔叔您也不懼怕一切的把骨髓捐贈出來給予我，也忍受著那份苦痛為救活另一條命，那份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精神確實發揮到群眾身上呀！警察叔叔請讓我最誠懇的心向您致敬！也以滿懷感恩的心情向您表達我得到新生命的那份喜悅！真的很感激叔叔您的憐愛心腸，讓我重拾希望地面對著未來，但願在未來的日子裡您我會有相見的一天，能讓我帶上一份感恩的心在您面前以表謝意，彤彤一直都盼望著這一天的到來哦！

在做移植之前、在過程當中和之後的種種境遇，著實讓我對這個人生有著很大的轉變，它讓我看透、體會到世間的夢境只不過是一部戲，只在於它是高潮起伏或是平淡無味罷了！這使我不再執著於外境所帶來的誘惑，不隨境界所轉動，每每都以苦、空、無常的心去對付它，讓自己學習著沐浴在感恩與慈悲中，也沈醉在苦境中為我所帶來的成長和智慧。這一切因緣和合的促成，從馬來西亞、新加坡、澳洲和台灣轉折的過程中，就像有股巨大的能量把我帶來澳洲，使我深信這是佛菩薩早已為我指引好的一條道路呀！所以即使遭遇到種種的挫折，也要感謝天意給予我的磨練呀！

最後，請讓我最懇切的心向諸位師兄姊們致予無上的謝意：是您們在成就著我、幫助我、護持著我走過這艱辛的路；是您們以愛護我、疼惜我和憐憫我的心陪我渡過難關。而現在我這個色身是十方大眾為我拼命所得來的，也與您們結下了那份善的因緣，所以映彤會好好珍惜這萬緣所結下的福，也珍惜當下所帶來的那份喜悅感，感恩您們！祝福您們！！謝謝您們！！阿彌陀佛！



順頌

福慧增長及法安

林映彤合十頂禮 29.02.2000

大愛騰飛 越洋護髓記

作者簡介

曲以文小姐現任Westmead Children Hospital住院醫師，乃傑出台灣移民第二代，平日酷愛寫作，文筆輕鬆風趣，雖國中一年級隨家庭移民來澳，但中文基礎紮實，其在澳行醫之雜文故事，已由台灣出版社印刷付梓中。

作為海外華人第二代的女醫生，能夠接觸到骨肉同胞華裔的病患，總有一種血濃於水的親切感。去年在一次特殊的經歷中，有機會遇上一位罹患慢性骨髓性血癌的四歲華裔病童，他唯一存活希望是接受骨髓大行動，更讓我體會到骨肉同胞，血濃於水，“髓緣”的得之不易，也讓我了解到慈濟“隨處結祥雲”的大愛精神。

骨髓移植的第一步是找個合適捐髓人。誰才是合適的骨髓捐贈人呢？這好比輸血，必須先檢驗血型，才能輸入同血型的血液。輸骨髓亦然，捐贈者必須和病人有相同的“白血球抗原”才是合適的捐髓人。

但是此人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容易找，小田的父母和兩個姐妹都不是合適的捐贈者。在這段期間，小田的健康明顯地惡化，常常無原無故地流鼻血。檢查後才發現他身體的血小板全被腫大的脾臟消化掉，所剩無幾。雖然他每天接受大量輸血，但輸入的血小板立刻被那巨大無比的脾臟給吃光了，情況毫無改善。接下來就是委託澳洲紅十字會骨髓部門，透過電腦網路找尋適合的骨髓捐贈者。幾天後就有好的消息傳來：經由台灣慈濟骨髓中心的協助，在花蓮找到了一位合適的捐贈人。醫院決定派我到台灣取回這兩袋骨髓。

在我預定出發前一星期，小田開始接受超高量的化學和放射線治療。如此密集的療法是希望把他身體內的血癌細胞全部清除，但是他身體內的其他正常細胞，如紅血球和血小板，也會同時被消滅。這就是為什麼需要為小田安排骨髓移植一把健康的骨髓輸入他的體內，幫助他製造正常的紅血球、白血球和血小板。化學治療的副作用讓小田不停的嘔吐，加上他的血小板原本就不夠，不一會兒便出現了吐血現象，整個人奄奄一息的躺在病床上。除了替他緊急輸血外，主治醫師決定把小田轉到加護病房，實行全身麻醉，以減輕噁心、吐血的現象。這時，回台灣取骨髓已是小田唯一生還的希望了。

故鄉之旅，“髓緣”行動，意義格外非凡

雖然我常坐飛機回台灣，但是出差坐商務艙還是頭一次。我像劉姥姥進大觀園一樣，這裏看看，那裏摸摸的，連廁所都觀光了好幾次……到現在我還記得機上的亞麻尼古龍水和純白的陶瓷餐具。相信其他的商務艙乘客一定看出我是一個沒見過世面的土包子，因為他們都是左手公事包，右手個人電腦的上飛機。不像我，一手各一個大冰桶，用來裝骨髓和冰塊的。

晚上九點半，飛機降落中正國際機場後，才發現我的行李居然還在澳洲雪梨機場，沒有隨機托運。“你的行李會由下一班飛機運到，別擔心。”航空公司地勤人員安慰我。“別擔心？澳洲現在還是冬天，早上離開時只有攝氏八度，所以我穿了一層又一層的毛線衣。而臺灣現在卻是夏天，我夏天的衣服都還在行李箱裏，難到幾天我都得穿著這件高領毛線衣？”我邊說邊擦汗，沒想到這趟“救命之旅”一開始就不順利。

當我走出機場，熱心公益的慈濟義工陳先生和楊先生在工餘之暇出面接待。這就是揚名四海的慈濟大愛精神！

第二天，我又風塵僕僕的搭機趕往花蓮慈濟醫院。取髓手術定在下午一點，手術大約半小時就結束，抽取五百CC的骨髓。下午兩點整，在慈濟醫院的大廳舉行骨髓交接移式，由骨髓中心的主任李政道博士親手把這袋充滿希望的骨髓交到我手中。整個儀式在大愛電視台的晚間新聞播出。不過在新聞畫面中，只有我在這炎炎夏日穿著厚重的毛線衣，拿著兩個大冰桶，看起來簡直就是個打擺子的土包子！

接過骨髓後，我馬不停蹄地趕往機場，準備搭機回澳。這是整個“救命之旅”中最容易出差錯的地方，有一關接一關的考驗等著我去克服。比運送大專聯考試卷還要緊張！

